

中國之文學家

章太炎外紀

北京文史出版社印行

章太炎外紀序

傳記之體。大別有二。一曰記事。一曰記學。史記孟荀屈原諸篇。麗於學者也。其他列傳。麗於事者也。麗於學者。必擇要義以存其緒。麗於事者。必備瑣聞以顯其情。若夫事學兼載。繁簡互著。吾於孔子世家見之。汪君作太炎外紀。取則於孔子世家者也。而詞致流利駿快。夾以論議。規撫相稱。事盡言止。文雖不同乎古。而法猶準乎昔也。夫餘杭章先生。爲光復漢族偉人。道德學術。中外共仰。經術詞章。冠冕先後。並世師資。斯爲巨擘。至其志抗浮雲。忠貫金石。天賦瑰奇。人倫儀表。雖片語隻字。世以一聞爲快。汪君及冲。年未弱冠。文采斐然。有所述作。實錄一集。以餉海內。取材於太炎著書者有之。取材於太炎口耳者有之。取材友朋傳說者有之。連而貫之。簡而得體。雅而不俗。雖未全也可以觀矣。後之史家。其亦有繼於斯。共和六年湘陰吳更始序。

章太炎外紀目錄

- | | |
|---------|---------|
| 治經時代之太炎 | 論文時代之太炎 |
| 時務報中之太炎 | 排滿思想之太炎 |
| 著作煊書之太炎 | 蘇報時代之太炎 |
| 民報時代之太炎 | 講學生活之太炎 |
| 比輯方言之太炎 | 革命時代之太炎 |
| 政治生涯之太炎 | 籌邊專使之太炎 |
| 滬上結婚之太炎 | 幽囚北京之太炎 |
| 哀思亡女之太炎 | 恢復自由之太炎 |
| 太炎人物之批評 | 太炎逸事之鱗爪 |
| 丙午到日之演說 | |

章太炎外紀

公亮 汪太沖 編作



先生初名學乘。字枚叔。後更名炳麟。慕崑山顧寧人。又易名絳。自署太炎。浙江餘杭人。家世儒修。父名濬。三子。先生其季也。生於清同治八年。先生幼而徇敏。少讀東華錄。憤異族之君中國。即立志不仕進。年十七八。從德清俞曲園先生受經學焉。

治經時代之太炎

先生之治經學也。尤嗜攻春秋。繼爲春秋左傳讀數十萬言。發揮先聖制作本意。蓋清儒之治春秋。喜公羊氏。自劉逢祿宋翔鳳之徒。牽飾傳文旁傳緯書。其辭益夸誕。而謬說滋多於世矣。並世有王闓運廖平。自名其學。術凡四變。詭異不悟。而大張素王改制之說。湘中講學。天下靡然從風。雖曲園亦頗右公羊焉。

廖平輩又益旁比騶衍神話。至謂子所雅言詩書執禮。雅言即繙譯。繙譯即改制。乃宋翔鳳謂說文始一終亥。即古之歸藏也。荒謬怪妄。更僕難終。迄康有爲遂造新學僞經之說。彼時浙中宿學。若黃以周孫貽讓數君。獨能卓然不惑。先生承之。以爲傳記通論。闊遠難用。固不周於治亂。建議而不讎。夸誣何益。幾鬼象緯五行占卦之術。以宗教蔽六藝。怪妄孰與斷之人道。夷六藝於古史。徒料簡事類。不曰吐言爲律。則上世社會污隆之迹。猶大略可知。以此綜貫則可以明進化。以此分裂則可以審因革。於春秋左傳讀叙錄中。專駁劉逢祿之說。將先聖著作本旨。如撥雲霧而見青天矣。

論文時代之太炎

先生閒時嘗從仁和譚獻遊。獻字仲修。爲輓近鴻碩。著述甚富。質有其文。而平日論學。主張樸踐。以常州莊氏竟陵胡氏爲宗。尤志於改革文章。謂自明室以

來。文人學士心先埋沒於場屋。殆盡。苟無摧廓之日。則江河日下。乃主張胡石莊章實齋之書。輔以汪容甫龔定庵。略用挽救。而以不分駢散爲粗迹。爲回瀾。八荒寥寥。和者實希。疇人中所可哆口者。惟曰有實有用而已。此以胡張自成專家之學。爲救弊之主。以容甫諸家不分駢散爲救弊之輔。嘗云國朝可讀之文。前則孤立無名之士。後則治經樸學之儒。文章冠古。必先截斷衆流。蓋所以辨章體格。曲盡文情。爲挽救當日之頹風者。及其弊也。或狂言而不實。或流蕩而無歸。太炎以謂仲修所言。當語於讀書已識條理者爾。而非宜於初學也。仲修蓋有子。已冠。未通文義。遽以文史校讐二種授之。其後抵掌說莊子天下篇。劉歆諸子略。然不知其意云何。徒知派別又不足與於深造自得者。其驗矣。此章先生所目歷。以是日後教人。切切以自專謹約。於立言必研精覃思。語語心得。不因成說爲主。然茲時太炎益博聞文采斐然。有所述作。是爲顯名於世之始。

時務報中之太炎

清光緒戊戌之歲。康有爲上書變法。海內之士大呼維新。梁卓如譚復生輩。設時務報館於上海。先生亦撰文其中。館人故多通達士。然或汲汲以立憲爲言。不甚注意於國情。則以甲午中日役後。朝野欲一快心於日本。政府密約俄羅斯以爲繫援。太炎獨不謂然。謂中日二國同種同文。實唇齒可依。背同種而鄉異族。豈不甚左。往昔興亞之會。自非虛言。中依東東亦依中。冀支那之強引爲唇齒。則遠可以敵泰西。近可以拒俄羅斯。何耻之可雪。且國家不早自振厲。以稍陵夷。至於譙詬之中。乃欲自張大。斯不亦遠乎。爲今之計。旣修內政。莫如外曜日本。以禦俄羅斯。兩國斥候交錯於東海。勢若檄榜。無相負棄。庶黃人有援。而亞洲可以無蹟。難者問於太炎曰。方今觀微之士。以爲中國羸病。十年而仆。雖與日本結。其何瘳乎。太炎答曰。夫發憤爲天下雄。則百年而不仆。愈情苟安。

雖有形勢。若旅順之阨馬尾之險。可以失之。發憤而爲雄。而後以隣國犄角爲可恃也。不然則一飯之頃。已潰敗決裂矣。安能十祀。

太炎對於內政言論頗以教育爲重。且言學會大有益於國家。故倡之甚力。以謂小雅廢四夷交侵。實由於士氣靡蕩。施行厲節。雖摩頂放踵所不敢辭。危言竦論何傷。有某氏問於太炎曰。汝但知清議之出於學校。不知橫議亦出於學校也。但知陳東歐陽澈爲太學生。不知爲賈似道頌功德者。亦太學生也。太炎曰。必如其說。則廢君道即無桀紂。廢將相即無羿莽。是必焚符破璽剖斗折衡。而後天下無故爾。

此時之太炎先生。對外主張聯日。齊內主張重學。二義爲當日言論之標準。方是時也。人人抱望治之念。先生亦漸進派人物。尙希企大局之維新更始。故未激烈張排滿之幟。而倡革政之說。蓋變郊號柴社稷。謂之革命。禮秀民聚俊材。

謂之革政。先生不欲於此時鼓吹急進之破壞。冀邦基之完實也。乃曰以革政挽革命。

排滿思想之太炎

頃之先生以事之台灣。台灣則既隸日本。歸謁俞曲園。曲園遽曰。聞爾游台灣。爾好隱不事科舉。好隱則爲梁鴻韓康可也。今入異域背父母陵墓不孝。訟言滿洲之禍。毒敷中夏。與人書指斥乘輿不忠。不孝不忠。非人類也。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。蓋曲園與人交。辭氣陵厲。未有如此甚者。曲園旣治經。又素博覽。戎狄犬羊之說。豈其未喻。而以唇舌捍衛之。將以嘗仕滿洲。食其廩祿邪。昔戴東原與全紹衣。並汗異族。曲園亦授職爲編修。非有土子民之吏。不爲謀主。與全戴同。何恩於滿。而懇懇遮蔽其惡。如俞君之隸通故訓。不改全戴所操。以誨承學。雖楊雄孔穎達。何以加焉。曲園爲人愷悌。不好聲色。而太炎喜獨行赴淵之

士。出入八年。相得也。

著作廬書之太炎

戊戌政變之後。最爲亡清黑暗悲苦之秋。先生憫中國之將亡。知清室不可爲治。始倡言光復之義。浙自呂晚村全紹衣以來。明夷夏之防。志不帝清者。世未嘗絕。輒世戴子高譚仲修輩。猶有微言載於集錄。傳於鄉之後進。先生受之播諸國人。力主急進之說。于時著廬書數十篇。首申排滿之義。匡客帝之謬。編中以論學爲主。而政治社會附焉。詞氣古奧。自成一格。太炎後與人書。謂向作廬書。文實宏雅云云。中亦好持異說。後重訂爲檢論。遂刪去大半。顧獨闢孤憤。精意絕倫。論者以爲可攀漢魏諸子之儔。其實博貫群言。不拘成見。將以彰往察來。厥爲先生綜合國學之初型。始先生著此書未就。以草稿問於瑞安孫仲容先生。方自擬仲長統。孫先生曰。淮南鴻烈之嗣也。何有於仲長氏。然自茲書中。

力闢食毛踐土之說。直言誰食誰之毛。誰踐誰之士。海內思潮。於是大變。光復之聲。遂一發而不可遏止矣。

初太炎之通於瑞安孫仲容也。以平陽宋恕。恕字平子。與孫君爲姻。性狂狷。任意氣。疏通知遠。學兼內外。治釋典喜寶積經。太炎少治經。交平子始知佛藏。平子數變更名字。麻衣垢面。盛夏著綿鞋。疾趣時之士如仇讎。外恭謹恂恂如鄙人。夸者多舉平子爲笑。平子無愠色。及與人言學術。剛棱四注。談者皆披靡。其行常若玩世。文詞多刺。當世得失。嘗閉置籠中。而盡出其曲謹僞言。蓋平子性奇瑰而畏禍。非有用世意也。所著書世弗傳。而太炎極重平子。以爲稽古立事。世無逾孫仲容。而梵方之學。知微者莫若平子。軼特之氣。將沒世不可以忘。吳君遂北山樓集中。有詩贈宋平子及章太炎。真足以見二人之氣概奇特也。詩曰。支那有一士。戮迹居越東。抗志希純素。篤性秉淵冲。意曠九州外。神遊三

代中。如傷慘心目。無告哀殘聲。一夫苟不獲。叢疚在厥躬。陳詞就重華。問道訪
崆峒。著書累萬言。吾道未終窮。哲人不偶世。至論無污隆。豈惟躋小康。將以致
大同。挾冊獻太平。疇能識王通。抱玉貴善藏。活國徯良工。感子他山意。錯石資
磨礱。已矣吾何悲。矯首咨鴻濛。（右贈宋平子）支那有一士。戢影居越西。結
念抱冰雪。宅心高虹霓。慷慨懷前修。惻愴憫群黎。丘索與典墳。一一窮探稽。種
界析狼鹿。政教疏羌氏。獨永泰皇祚。屢忤末俗詆。奇士自蹶跣。良馬空跌踈。始
知間代才。動與世相睽。澄澄江之波。曉日鳴天雞。嶷嶷天台山。仰止難攀躋。賤
子奮孤心。逆鱗嘗獨批。荃莫察中情。信讒反怒濟。邪罔固不容。悻直終見擠。三
月何皇皇。兩馬猶栖栖。懷哉虞重華。風雨聞弗迷。宣尼未忘魯。子輿思王齊。已
而復已而。且俟聖人兮。（右贈章太炎）

蘇報時代之太炎

時則梁任公創辦新民叢報。以言論自効。而先生亦撰文蘇報。會康有爲諸保皇黨人。猶擁護清政府。康氏作非革命書。太炎以民族光復主義痛駁之。而立憲之說爲之大挫。未幾。先生創教育會於上海。謀聯絡同志。有鄒容者年十七。巴縣人。與先生見於愛國學社。容素明習國史。疾異族如仇讎。乃草革命軍以擯滿洲。自念語過淺陋。就先生求修飾。太炎曰。感恒民當如是。序而刻之。與駁康書皆刊行小冊。不徑而走。爲清吏端方所忌。嗾上海道控先生於會審公廨。（廨爲英之公堂。事在租界內。有關國際。只許傳審不許拘捕也。）封蘇報館。太炎被逮。特以革命軍爲鄒容所著。已實序之。不比不行。則太炎旣入獄。非有鄒君爲之證明。則革命軍之罪案將并於一人。是故以大義相招期與分任。而鄒君亦以大義來歸。獄決。二人各判繫三年。嗟夫。漢族滿族自有明以亡。未嘗立於平等之地位也。有之自黃帝紀元四千

三百九十四年歲次癸卯潤五月二十七日始。何以故。以是日爲章鄒二公因排滿而質於西人之公堂故。必兩平等而後可言爭訟。此一定之理也。不然其強者直用其暴力以壓其弱者耳。何必爭訟。且當獄之未決也。舉國譁然。知其必不得致勝。而於公理已占其上游。其影響於民族益大也。夫百新黨演說於講壇。不如一新黨呻吟於監牢。今夫聚數百人大呼於睡獅之側。不足攪其清夢。苟以巨石投之。則躍而起矣。何則。壓力重則有無量之苦痛。而反抗力即因之而生也。蘇報與革命軍議論雖激。然閱此者幾何人也。一般之國民固未嘗知其所呼號者爲何。今報之封也。人之錮也。其勢固已激蕩於天下。然蘇報二君何以被封錮之一問題。出諸於一般國民者必多。則必相互相應曰。爲逐滿故。爲漢族受滿族之屠毒。已不勝其苦。滿族實漢族之世仇故。以此而互相問答傳說。一而十而百千萬。於是排滿之議播無形種子於全國。一旦如蟄雷初

震萬物昭蘇。發揚大漢之國魂。掃除逆虜之羶穢。拿破崙曰。有一反對新聞。其可畏甚於五千毛瑟。此自章鄒二君事現以後。而民族主義遂如日月之經天。江河之行地。下至兒童走卒。皆打入腦筋。牢不可破。爾後光復故國。食其效果。則五月二十七日實吾民族之光復紀念日也。

先生既入獄。專修無著世親之說。而鄒君日就先生說經。亦時問佛乘。太炎以因明入正論授之曰。學此可以解三年之憂矣。且勉之以詩曰。鄒容吾小弟。披髮下瀛州。快剪刀除辮。乾牛肉作喉。英雄一入獄。天地亦悲秋。臨命須慘手。乾坤祇兩頭。而留東某君亦有詩贈二人曰。大魚飛躍浙江潮。雷峯塔震玉泉號。哀吾同胞正酣睡。萬籟微聞鼯息調。獨有蛾眉一片月。凜凜相照印怒濤。神州男子氣何壯。義如山岳死鴻毛。自投夷獄經百日。兩顆頭顱爭一刀。足見當日之景仰矣。明年鄒君病少陰。內瀉洩膏。醫師不治。遂斃於獄中。

民報時代之太炎

太炎以丙午出獄。東適日本。時革命黨方撰民報於東京。先生至遂主其事。民報之文諸爲先生所撰述者。皆深切峻厲。足以興起人。清室益忌之。然不可奈何。後革命黨少渙散。黨之要人或他適。民報事獨委諸先生。日本政府受言於清廷。假故封民報館。禁報不得刊售。先生與日本政府訟數月。卒不得勝。遂退居。

當太炎出獄之際。海上鄧實黃節劉師培諸人。辦一國學保存會。每月刊國粹學報一冊。而先生亦撰著其中。初時諸人所著報材。或通論單編雜述佚刊。時張浮詞。先生慮之以爲學名國粹。當研精覃思。鈎沈發伏。字字徵實。不蹈空言。語語心得。不因成說。斯乃形名相稱。若徒摭舊語。或張大其說。以自文。盈詞滿幅。又何貴哉。實事求是之學。慮非臨時卒辨。若乃抄撮成言。加以論議。萬言之

文警歎可了。然欲提倡國粹不應爾也。今日著書易於往哲。誠以證據已備。不煩檢尋爾。然則撮錄徵實亦非難事。非有心得則亦陳陳相因。不學者或眩其浩博。識者視之皆前人之唾餘也。報例分經史文學通論數類。而先生夙重小學。以爲國故之本。王教之端。上以推校先典。下以宜民便俗。豈專引筆畫篆籀繞文字而已。獨是比年以來。時彥相譁以文言合一。或又謂宜易國語爲拚音。而巴黎留學生乃有中國改用萬國新語之議。太炎爲說駁之。議遂浸。

太炎論小學尤重聲類。蓋以形義二端。江戴段王陳義已具。不欲承其末流。王筠釋例之僇。可謂說文學不可謂小學也。若夫經典一科。直言說經所以存古。非所以適今。先人手澤貽之子孫。雖朽蠹粗劣者猶寶貴。若曰盡善則非也。禮經十七篇。守之貴族不下庶人。皇漢迄今。政在專制。當代不行之典。於今無用之儀。而欲肆之郡國。漸及鄉遂。何異顧炎武欲變今時之語。反諸三代古音乎。